

潮汐文丛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洁



愛是不能忘記的





张 皓

爱,是不能忘记的

• 小说散文集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封面、扉页设计：陈 新

环衬设计：蔡天涛

爱，是不能忘记的

·小说散文集·

张 洁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2插页 130,000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1,001—82,500册

书号10111·1278 定价0.58元

内 容 提 要

携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一九七八年全国短篇小说奖）闯入文坛的女作家张洁，以她敏锐、细致的心灵和独特的艺术个性，探索社会，况味人生，体察人们复杂而又微妙的内心世界，创作了一系列精致的作品。这些作品，曾经不胫而走，脍炙人口，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并引起了文艺界的热烈反响。一位老前辈的文艺批评家评论说：

“我们读着张洁同志的小说和散文的时候……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优雅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它们有点不可捉摸，但是它们又是那么强烈地触动读者的心弦。正象我们读契河夫的作品时所感觉到的一样，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灵和读者的心灵，好象是一对频率相同的音叉，敲响了一个，另一个就自然而然地跟着共鸣和振动。”而“这样的境界，这样的情调，是作者所特有的，至少在当前中国文学领域中，我们还很难读到相同的甚至是类似的作品。”

本书收短篇小说九篇，散文十一篇，去年曾由我社出版，现重新设计封面，收进《潮汐文丛》，再版发行。



目 录

- 1 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
- 7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 26 有一个青年
- 40 含羞草
- 58 非党群众
- 76 谁生活得更美好
- 92 忏悔
- 102 爱，是不能忘记的
- 123 我不是个好孩子
- 138 漫长的路
- 149 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

- 157 挖荠菜
162 耕耘播种的人们
166 拣麦穗
172 梦
175 让我忘记
183 白玉兰
188 依伯
194 盯梢
203 怀念关中
207 柳哨

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

(代序)

黄秋耘

—

我不太熟悉张洁同志，照理说，我是没有资格评论她的作品的。何况，要认真地评论张洁同志的作品，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的作品，是她的独特的艺术个性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她的人格结晶。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写文章的人，或许能描绘自己作品中主人公的细腻的心理活动，却往往不能分析清楚，作者本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所产生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见《起步》)那么，笨拙的我，又怎能分析清楚她在创作时所产生的复杂的心理状态以至她的艺术个性呢？假如我只是用一些社论式的政治术语和文艺评论的行话去评论她的作品，给作品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我肯定会曲解甚至亵渎了这些精致的艺术品，那么，我还是干脆不写为好。

因此，我必须郑重声明，这篇文章所记录下来的，只限于一些直觉的、粗浅的印象，一些片断的、零碎的感想，而不是什么系统的科学的论证和分析。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

文学评论文章。

二

我记得，高尔基曾经说过：“我们读着安东·契诃夫的小说的时候会有一个印象：仿佛在一个忧郁的晚秋的日子里，空气十分明净，光秃的树木，窄小的房屋和带灰色的人都显得轮廓分明。”（见《文学写照》：《安东·契诃夫》）我们读着张洁同志的小说和散文的时候，是否也有类似的印象呢？有的。但是我还有一种独特的印象：我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优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它们有点不可捉摸，但是它们又是那么强烈地触动读者的心弦。正象我们读契诃夫的作品时所感觉到的一样，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灵和读者的心灵，好象是一对频率相同的音叉，敲响了一个，另一个就自然而然地跟着共鸣和振动。这是不是纯粹个人主义的“音叉”所引起的共鸣呢？如果是这样，契诃夫就不会成为旧俄时代的杰出作家，更不会成为高尔基的良师益友。同样的，张洁同志的作品中也蕴藏着对于与社会正义相对立的“非”的鄙视和憎恨，尽管多少有些伤感，否则，我们就不会为之动心。

应当指出，这样的境界，这样的情调，是作者所特有的，至少在当前中国文学领域中，我们还很难读到相同的甚至是类似的作品。

我不能用准确的、科学的语言来说明产生这种艺术效果的原因。但是我猜想，这也许和作者的艺术风格不无关系。

张洁同志的作品并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甚至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着重去描绘人物的行动和笑语音容，而只是倾注全力去刻划人物心灵深处的微妙活动。她所写的，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小说和散文，却具有近似于音乐和抒情诗那样的艺术魅力，象音乐和抒情诗那样的打动人心。如所周知，音乐和抒情诗是不能叙述故事情节的，也不擅长于描绘人物形象，它们只能倾诉于人们的心灵。

三

假如允许我作进一步猜想，作者大概是不会带着笑容和幽默感去观察生活的，而总是皱着眉头、带着沉思的神态去观察生活。她对严酷的现实生活有时感受到揪心的痛苦，但是她绝对不会号啕大哭，把痛苦尽情发泄出来，而只是咬紧牙关，抑制着自己的热泪，竭力把痛苦缄藏在心底。敏感的读者不难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这种充满着悲悯的深沉的感情。这种感情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而在《忏悔》中表现得最为凝炼而深刻。

作者曾经用过“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这么一个词儿，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她自己。“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是纯洁的，但是在任何时代，他们都只能是悲剧人物。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实在不忍想象这位聪明纯洁、富有才华的作者竟会成为悲剧人物。但愿，我的猜想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

四

有些读者也许认为，张洁同志所写的，大部分都是爱情故事。例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从题目到内容，大概总会被人们当作爱情故事来读的吧。关于这，我倒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假如某些读者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觉，我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作者，最好还是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

五

作者或许已经意识到，由于她过于执着地去探索生活的悲剧性，总有一天，会给她和她的作品带来无穷尽的非议。有时候，她有意给一些充满着感伤情调的作品挂上一条光明的尾巴。比如《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她大概想让读者们“破涕为笑”吧。可是，涕泪是真实的，而笑却显得有点勉强。我们为作者善良的愿望所深深感动，但还是不能相信，这个善良的愿望竟会那么容易变成现

实。我们坚信，我们的社会必然会一步步前进的，我们的生活也会一天天变得更加光明和更加美好的。但，任何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人都会承认，人类社会每一步前进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只不过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而且，我们大概还免不了要继续做一些使别人和自己都痛苦的蠢事和错事。我们不需要绝望的悲观主义，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廉价的乐观主义。假如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悲剧，还是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写吧！为了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看来，作者大可不必过分介意别人的议论，也不必过分担心这样的作品是否会“不合时宜”。

六

有人提出，张洁同志很少写重大题材，也就是说，她很少对涉及人民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发言。不知道是由于她“心有余悸”，有意识地回避这方面的题材，还是由于她的艺术风格不适宜于创作这一类史诗式 and 政论式的作品？但我总觉得，她的是非观念和爱憎之心都是非常强烈的，她很关切普通人的命运，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回避涉及人民和国家命运的问题。不过，她很少从正面写，而更多地是从侧面写。例如在《谁生活得更美好》中，她辛辣地讽刺了那个自命不凡、装成一副“趣味高雅、思想深奥”的模样而实际上灵魂卑鄙肮脏的吴欢，而热情地歌颂了那个对待生活和工作都十分严肃认真而且具有极高的美的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的女售票员，这难道不是关系到当前我们青年一代的理想情操、道德风尚的重大

问题么？这样的作品的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恐怕也不在《窗口》和《班主任》等作品之下吧。文学作品当然应当干预生活，但干预生活也可以采取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张洁同志是以“契诃夫的方式”来干预生活的，她轻轻地叹着气对那些应当受到谴责的人们说：“同志，你生活得可不那么好！”

七

直到今天为止，张洁同志只发表过十多篇作品，要全面地论述她在创作上的成败得失，未免为时过早。况且，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虽然十分喜爱张洁同志的作品，但是要我对这些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综合的分析，这恐怕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情。不过，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她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她这十多篇作品中，无论是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也好，还是千把字的散文也好，无一不融化着和突现着她鲜明的艺术个性。假如随便把她的一篇作品涂去署名，掺杂在许多作品之中，我相信，一个细心的读者不难分辨出哪一篇是出自她的手笔。因为从意境情调到思想语言，都是她所特有的，是别人所代替不了的。记得不久前有一篇文章写道：“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努力做一件在今天并不很容易的事。那就是：表现我。”张洁同志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的。我们所殷切期望于她的，是发展、深化而不要轻易抛弃、改变她所特有的艺术风格。当然，我们也期望她的视野更加广阔一些，文风更加明朗一些。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上路以前，伐木工人的儿子孙长宁把他喂养着的小鸟全都放走了。

这些鸟儿，是他亲密的伙伴，伴随过他的童年和少年。

它们不停地啁啾着，仿佛是对他倾诉着依依的怀恋。但是，孙长宁的心，已象那矫捷的燕子，直向云端，展翅飞旋。

远去的燕子啊，却又回过头来，俯向大地，在一片桦树林上久久盘旋，并且停落在一座墓前，絮絮地叮咛着亲密的伙伴：请你们常常到这墓前的白桦树上栖落，再象我一样为他唱着愉快的歌；每当春天来到，不要忘记衔泥啄土，为他修垒着莹墓。愿他墓前的野花如星、草儿长青……

我多么愿意把他一同载走，向着太阳，向着晴

空，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他曾等待了许久，许久！可是，他早已化作大森林里的泥土，年年月月养育着绿色的小树。

啊，但愿死去的人可以复生，但愿他能够看见粉碎“四人帮”重又给我们带来这光明、这温暖、这解放！

长眠在这白桦树下的那个人，他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地牵萦着这个少年人的情怀呢？

那个人既不是亲属，也不是自小一块长大的伙伴……

六年前的一个夏天，他跟着给伐木队送鱼的人们，去看望想念中的爸爸，也去看望想念中的大森林！

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怎能不爱森林？

夏季的夜晚是短的，黎明早早地来临。太阳还没有升起以前，森林、一环一环的山峦、以及群山环绕着的一片片小小的平川，全都隐没在浓滞的雾色里。只有森林的顶端浮现在浓雾的上面。随着太阳的升起，越来越淡的雾色游移着、流动着、消失的无影无踪。沉思着的森林，平川上带似的小溪全都显现出来，远远近近，全是令人肃穆的、层次分明的、浓浓淡淡的、深深浅浅的绿色，绿色，还是绿色。

森林啊，森林，它是孙长宁的乐园：他的嘴巴被野生的浆果染红了；口袋被各种野果塞满了；额头被汗水打湿了；心被森林里的音乐陶醉了。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蜂子嗡嗡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

敲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象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接着，他们象对歌似地一声迭一声地叫了起来。引起了许许多多不知藏在什么地方鸟儿的啼鸣，象有着许多声部的混声合唱。远处，时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象河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顺——山——倒——”；“横——山——倒——”。悠远而辽阔。森林里，一片乐声……

有一天，他提着一个大篮子到森林里去为伙房采蘑菇。那一年的雨水真多，蘑菇长得也真好！他原想够了，够了，不再采了。可是一抬头，他又看见在前面一棵棵的大树底下，几个大得出奇的蘑菇，象戴着白帽子的胖小子，歪着可爱的小脑袋在瞧着他，吸引着他向森林的深处走去。

突然，他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它既不象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象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象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象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象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象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

他顺着这引路的声音找去，找哇、找哇，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坐着正在休息的伐木工人。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所有的人，没有一点声息地倾听着这飘荡在浑厚的林涛之上的、清澈而迷人的旋律。这旋律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从来未见到过的奇异的世界。在这以前，他从不知

道，除了大森林，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

那是什么呵？它是童话里的那支魔笛吗？

孙长宁早已刨根问底地知道了他的底细。梁老师是从北京来的。他为什么会到这遥远的森林里来呢？因为他是“黑线人物”；因为他积极地搞了十七年的“文艺黑线专政”。他有罪，他是被送来劳动改造的。他有一种难以治愈的、叫做“癌”的病症。

他曾问爸爸：“什么是‘黑线人物’？”

“……”

“什么叫‘文艺黑线专政’？”

“……”

“他是个坏蛋？”

“胡说八道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坏蛋……眼下什么全都拧了个儿，好的成了坏的，坏的成了好的！”

“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呢？”

“你问我，我问谁去？”爸爸生气了。孙长宁也糊涂了。他也不去想了。反正爸爸跟梁老师好，梁老师就不会是坏蛋。因为爸爸是好人，而好人是不会和坏蛋好的。这一点孙长宁很清楚。

“他怎么不回北京治那个病去呢？”

“他不愿意！”孙长宁又不懂了，还有得了重病不治，而活活等死的人？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他非得认罪，投降，出卖，陷害别人，